



我對慈老法師的敬仰和哀思

——為老人圓寂一週年而作

雲庵

(上續卅期十三頁)南至屏東恒春都有你們上人的弘法事蹟所在。亦曾聽人說：「斌法師過去十數年間，多為弘法奔忙，且曾一度患過心臟衰弱。據此則知你們上人過去是相當勞力過弘法工作的，像這樣，怎能說對佛教不發心呢？佛教是分工合作的，並不是要每個人都當理事長，或常務理事，或專門拿捐簿募緣，或專門鑄鑄拍，或專門編佛誌才算發心辦佛教事業，這不是笑話嗎！我以為凡所做的事只要有利益眾生，利益佛教，這不是事是什麼？並非我們當法師的人要來恭維自己，要知道，弘法利生的工作確為第一等的佛教事業，哈哈！一笑。像你們上人這樣的佛教人物，不說臺灣，就是國內也是數一數二的。老實說臺灣人簡直不識貨（一部分人），臺灣自己出產的法師不曉得寶貴，愛惜，擁護，反而有人要推倒他，實在太不懂道理了。臺灣能出這麼一位法師還算不體面嗎？慈航將來一定要請你們上人到我的故鄉講經去，以表敬仰之忱。總之他們對你們上人的道長話短，當然有他們的存心所在，這是不必說明，同時也不是聞。古人說：「唯小人偏喜誇人，唯君子偏能受譏」。佛在世時尚不能避免這些是非，況末法的我們呢？慈航為人口快心直，心裡有什麼，就說什麼，終不肯虛偽而做人情的。我自認識你們上人的性格了後，我會反責他們說：「你們以凡夫的心情妄度聖人的密行，這是要不得的。佛教中出了一個相當人物，是佛教的體面，當怎樣來擁護他才對！況古人說：『若要佛教興，必須須讚僧。』反之，僧謗僧，還怕佛教不衰敗嗎？一般人說我們佛教不好，我們尚氣憤憤地與他理論，爭取體面。自己互相是非，非但被外人取笑，同時也是一樁極矛盾的事。當此佛教面臨千鈞一髮之秋，自相擁護尚還不及，還有這麼閒工夫互為是非呢？」慈老帶着沉重的口氣不停地說了這些話，似乎有點憤慨的表示，同時還喊着我的名字——印心法師你想是不是這樣呢？我連聲稱：不錯，不錯，真是金玉之言。慈老接着又說：「你們老上人的志行和品格，現在我都徹底明瞭了。我過去在檳城閉關時和你們上人現在的志行是一樣的。照現在臺灣佛教的情況看來，振興佛教的因緣

似乎尚未成熟，還是學你們老上人的志行為佳。有些人看不出你們上人的志行，難免背後是非。我現在認為你們上人是一位不為名聞，利養，品學兼優，解行相應的一位可尊可貴的法師，這決不是慈航隨便說的恭維話。我常常回想着！未見面之前，與見面後的斌老竟判若兩人，這可證明外間的傳說是不足取信的。凡親近過你們上人者自然知道的。」慈老說到這裡，便喝了一杯茶。我看看手錶已經十一點一刻，看看慈老那種精神充沛，毫無倦色的樣子：似乎還要說下去的。素聞慈老健談，確實不錯，我怕他再說下去太辛苦了，於是便乘機說道：夜深了，老法師近來辛苦得很，請早點休息吧！他老却連說不要緊，今晚之談可說是把我久積衷情能够一時表達出來，我覺得很快，你辛苦嗎？好，大家休息吧！這是我第四次的拜見慈老，那時我覺得他老人家是一位坦率無私，口快心直，以直心為道場底可親可近的法師。尤其是那篇理正詞嚴的說話，可作教內一般好搬是非者的當頭一棒。這是給我的印象之四。

四十一年八九月間，慈老隨甘珠活佛由南部弘法歸來，路經竹塹，活佛先回臺北，慈老留靈隱寺，曾托李恆鉞居士與敝寺聯絡，詢問家師可否方便接見（因家師閉關中規定每月農曆初六日會客故）。據來人言，慈老說如不便破例接見者，我一定要等到初六日見斌老一面才肯回去，以表誠意。家師為了慈老這種誠意，甚覺不安，遂與李居士接洽於某日歡迎慈老來寺供養。那天隨從慈老來的，有星雲、演培、幻聲、自立、淨海、戒視、寬裕等諸法師，及靜修院住持達心師，一同堂住持玄深師，又有李恆鉞、沈羅雲等居士十數人。於談話中慈老說道：「我發心代為請法，望老法師慈悲，請您給他們講幾句開示，今天難得這麼好機會。」家師說：不敢當，他們常常親近您老，所謂：「曾經滄海難為水」，還要我開示什麼？慈老說：「不要客氣，大家都很久仰望您老的，怎能讓他錯過機會，請老法師慈悲，慈悲！」那時大家很嚴肅的靜候家師開口。家師說：「我血壓高而頭暈，醫師囑勿多談話，況且我又沒有什麼好言論可貢獻諸位呢。」

「慈老再說：『善知識難逢，善才五十三參，那怕講兩句或者一句也是好的，總算他們有聽過慈老的開示哩。』於是家師謙辭，慈老堅請，在那一請一辭，請，辭，請辭的情形下，我在傍邊聽得忍不住的要笑出聲來。

「講吧！您看他們這麼多的人在等着您。」慈老帶着懇切的聲調說。

看看大家還是那麼恭敬有禮地等着。家師見到那種緊張場面，和慈老懇切態度，知道是無法避免的，於是只好勉強說了幾句。我記得大意是：「：佛教之興衰在乎人材之有無，人材盛則佛教興，人材缺則佛教衰。所謂：佛法興在得人，佛法衰在失人。今欲振興佛教，好像興建一座大廈，須要很多材料方能成就其事，而最重要是樑棟之材，其材不但要高而大，堅而美，方能勝其任，還須要白蟻不能蝕，風雨不能剝，才能配稱華屋之材。我們臺灣阿里山有出產一種檜木就是配稱這種樑棟之材。佛教的振興亦復如是——要有多數人材分工合作方能濟於事，佛教的七眾弟子都是人材之一，但為專任樑棟的首推僧伽，故身為樑棟的僧寶，必須志行高而願力大，又要戒行莊嚴學德兼優，內而多聞博學，外而俱足威儀，方能勝其任的。有了這麼人材來維持，那怕佛教不振嗎？不消說，自然能令佛教盛興起來，使佛法久住世間，終使那些邪魔外道，匿跡而不敢侵擾也。假使個個像印光、太虛、諦閑、弘一、虛雲等諸大德，那怕佛教不振興嗎？希望諸位同學個個成為佛教棟樑，來共負振興今後佛教……余因血壓高，不能多談，請慈老法師賜教。」家師說完了後，慈老拉高喉嚨，連聲喊道：「好極好極！大家禮謝法師！家師給他們回一個禮畢又說：『老法師如此謙虛客氣，推崇於人，讚美於人，真使我慚愧極了。』慈老後來還將家師那些講詞發表於菩提樹創刊號，說要當做祝詞，題目是「借花獻佛」並且在講詞的首尾種種的讚嘆家師，這種謙虛自己，尊重他人的人格，和讚揚他人的美德，真令人欽佩不已，同時也就是他老的崇高偉大處。這是我第五次拜見慈老。那時給我的印象更深，他那種謙虛……的美德真使我畢生敬佩不忘。不料就此一見後，遂成為永別了，寧不哀哉！痛哉！

不久慈老實行他的預言！在彌勒內院閉起關來。在閉關中，弟子們供養他的東西，常常托人送到本寺來供養敝上人，有一次家師寫信給他老說謝，請他此後不要再這麼客氣，實在不敢當。慈老還來信說：「斌老：您太客氣了！小小的借花獻佛，還要來信，真使慚愧！您老的德學慈悲，可算是十全，我常對人說，在臺灣的高僧大德中，師算是第一把金交椅了！而在我的心意中，也只有您老可稱同志，不供養您，要供養誰呢？我要跟

您老學，在九月十九日已進法華關了！除每日上午二課，下午二課外，其餘、拜、念、寫、研究法華經，閱阿舍，編百論，另外並請您老指導，願請化安！慈航頂禮，十一月廿六日。」一位佛教權威的老法師，如此謙恭敬愛人，真是足為後學取法的。

五月八日我從臺北佛教歸來，家師告訴我一個不幸的消息：「慈航法師圓寂！」家師帶着沉痛的聲調說。「真的嗎？」我大聲喊着。於是家師將菩提樹號外遞給我，「汐止彌勒內院主人慈航老法師於五月六日下午九時在關房圓寂！」這真是個晴天霹靂，想不到佛教大德又失一個，真是法門中的不幸，咳！慈老您果真圓寂了麼？您的悲願不是不捨一切眾生嗎？我在自言自語，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，在默默地流淚誌哀。

慈老的圓寂非僅僧青年失却導師，實則佛教失去中流砥柱；又非只佛教的損失，即整個國家整個人類也有莫大的損失。雖云「幻化空身既有生便有死，而真如法性本無來亦無去，」唯當此魔強法弱，佛教衰敗之秋，人材缺乏之際，您是一位弘法的健將，怎可這麼早就往生呢？嗚呼痛哉！苦海的慈航沉了，茫茫眾生誰渡以彼岸？佛門法幢摧了，猖獗魔羅誰能以折伏？昏衢寶炬息了，黑暗人生誰啓以光明？嗚呼痛哉！家師除了悲痛外，即寫輓聯一對命我送往彌勒內院以表哀悼。輓聯是這麼寫：「您是苦海慈航，當廣度有情，為什麼忽然脫身就走；衆推佛門法將，應不辭忍土，想不久的確乘願再來！」我帶着沉默悲愴的情緒去到沙止。

在車中驕然地回想過去他給我深刻印象的印象——那種福德莊嚴的相好，洪亮雅逸的聲音，慈悲喜捨的心腸，權巧方便的教法，談諧活潑的講演……像電影般一幕，一幕的在我腦海中映現出來。唉！這次是特為慈老奔喪而來的，能不能給我見到您老最後的遺容呢？您老雖然和我們永別，但您老留給我們的印象却永遠不會磨滅。

回想去年十一月我在臺北龍山寺講地藏經時，曾想去拜訪您老，後為某種因緣所阻不果，本年四月八日臺北佛教支會囑我擔任佛誕節講師時，曾聽人說您老法體不舒服，那時我曾約同幾位信徒去探視您老，終因事務太繁，忙得不能抽身，因此往訪您的計劃又不能實現。唉！一向法體強健，精神飽滿的您老，誰也不相信會這麼快就與世永別而上生兜率。使我想到佛陀的警語：「人命無常，一息不來便成隔世！」真是一點也不錯。早知如此，無論怎樣我總要去探望您老作一次最後的相見。這是成為我畢生不可彌補的遺憾！我在車廂中，一樣一樣的回想着，幾乎忘記了下車。我帶着一顆悲痛的心靈，拖着一隻沉重的腿子向靜修院前進。我滿身大汗

我與慈師的緣因

·僧半·

氣吁喘喘地，三步跨做兩步爬到山頂——彌勒內院——踏進了靈堂，這時慈師的遺體已被無情的兩口大缸封住了。了中法師給我接去輓聯，我向靈前頂禮三拜後，靜修院住持告訴我慈老圓寂的經過，並拿遺囑給我看。那時來為您老奔喪的男男女女，每個人都同樣的表現一種哀悼的愁容，有的在低聲啜泣，整個靈堂充滿了悲慘的氛圍。我在觸景生情下，不禁心酸欲哭。因為臺北有點事情未辦好不能多留，遂含哀地匆匆下山。

總之您老一生，最值得人悼念不忘的有以下幾點：一、為學不厭，誨人不倦；二、熱心教育，努力弘法；三、愛護人村，搶救僧寶；四、疏財

慈師與世長辭不覺轉眼週年了，音容雖渺，典型猶在，追懷師恩，能不愴然淚下！當我師於去年示寂的時候，我因事未能親視封龕，實在抱恨終身，事後我想寫一篇短文，以哭我師，亦因心情不寧，卒未如願。前者朱居士來顧，謂擬於慈師週年發行紀念刊，向我徵文，我雖不文，但以文紀念我師，乃是我的夙願，因此就慷慨答應了。現在把我與慈師的因緣，作一簡單的敘述。

三十八年春，我到獅頭山去，本來決心擺脫世累，要作一個孤雲野鶴般的方外頭陀，無奈機緣未熟，只在獅巖洞作了半年寄食的半僧。

我初到獅頭山，便聽如淨老法師說中壠圓光寺有一位新從南洋請來的和尚慈航法師，在那裡辦有一所佛學院，並且這位法師戒行圓滿，道德很高。我雖然也很敬仰，但並沒有勇氣去親近他老人家。

五月十日那天，我得到慈師來山遊覽的消息，於午飯後便隨如淨師父到勸化堂恭候法駕。到兩句鐘的時候聽說法駕已經上山了，我又夾在歡迎的人群裡下山迎接，剛出紫陽門，迎面看見兩個大胖子（慈師外還有律航法師）身着黃衣，莊嚴慈祥，不由暗自讚歎道：「這真是兩個活佛！」慈師等到勸化堂休息了片刻，我便陪他老人家去遊開善寺。他老人家對於獅山風物之幽麗和寺廟之整潔，讚不絕口。我說：「請老法師來山上住，好嗎？」他老點點頭回答道：「很好！很好！」

那天適逢呂祖之誕，善男信女來山進香者很多。因此勸化堂當家達真

仗義，平等待人；五、謙虛禮下，口快心直。以上數事確為四眾一致所稱頌和敬仰。嗚呼！您老現在已經圓寂了，我們今後再也見不到您老的那副如彌勒菩薩般的笑臉，和聆聽那種親切誨人的法音了；我們今後再到那裡去找這麼熱心教育，愛護僧青年的老人呢？您老如果不捨棄眾生，不戀兜率，尚祈乘願再來，廣度一切眾生！

韻光易逝，不覺慈老圓寂，已是一年了，回憶往事，不禁又悲從中來！我含着滿眶熱淚，寫完了這一頁，更沒有勇氣，再重讀一遍，就寄給菩提樹的編者吧。

法師特請慈師等於晚八時在勸化堂庭前對信眾開示，他老人家隨緣適機，善巧說法，先講呂祖「點石成金」的故事，嗣講念佛的好處。聲若宏鐘，辯才無碍，深入淺出，亦莊亦諧，聽眾掌聲雷動，莫不歡喜讚歎。由是我對他老人家，更加敬佩。

次日慈師往獅巖洞禮佛，我與如老又陪他老人家往海會庵隨喜齋筵，海會庵的素菜，特別鮮美，慈師吃的非常高興。飯後又一同遊金剛寺，萬佛庵及水簾洞諸名勝。晚上返獅洞住宿。

十二日早飯後慈老和我在客堂閒談，他說：「我的個性太强，向來不能聽別人命令，但作事說做就做，成功固好，失敗也不後悔。」於此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坦直爽朗的性情。他老對於臺灣有些寺廟僧尼以農工為主，以學佛為附，似乎不大贊成，他說：「佛教在今過度時期，僧尼兼工兼農則可，如以作工種田為主則不可以。」

我在十歲時即持齋信佛，但未正式皈依三寶，那天蒙如淨師父及律航法師等介紹歸依慈師，我認爲機緣已熟，當即與慈師磕頭，蒙師慈悲，欣然接受，遂即同到大殿舉行一個簡單的儀式，給我授五戒。並爲我起個法名叫「佛能」。使我感激涕零，眼淚直往下流。當晚求師開示用功方法，師道：「佛法八萬四千法門，雖都是妙道，然初修須隨個人性之所近者選之，性不近者，不可勉強，強則無益。」這次師與律航法師等在山上僅住了三天，即返中壠圓光寺。

到二十五日，慈師應獅山達真法師及如淨師父之請，主持佛學院事，同律航法師及慧峯法師等重葺獅山，於廿八日下午兩點半鐘在開山寺大雄寶殿舉行獅山佛學院開學典禮，僧尼居士百餘人，齊集一堂，頗極一時之盛。首由慈師以燈爲喻說明佛法對於人類、國家、社會之重要，嗣請律航